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二十二年六月　天皇制述聖
記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荅書

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奉覩
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无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无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扃是以名无翼而長飛道无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
爲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歛衽而朝万國恩加朽骨
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

通

右

為天花雨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歛衽而朝万國恩加朽骨
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虫金匱流
梵説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
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奥
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
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
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捴成
乎實豈与湯武挍其優劣堯舜比其
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懐聡令立
志夷簡神清齠齓之年體拔浮華之
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
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
乗之旨随機化物以中華之无質尋
印度之真文遠渉恒河終期滿字頻
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
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
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
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
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縁何
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
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経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

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法師謝曰玄奘聞七耀摛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而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无惑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　眷藻再述

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韶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　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時降

令書曰治素无才學性不聡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繁勞師等遠臻深以為愧

釋彥悰箋述曰自二　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歎詠德音內外揄揚未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為此也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鐫一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　帝可之

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

一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 帝可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四文通
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
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
皇太子以 文德聖皇后早弃万方思
報昊天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
臣高季輔宣令曰京人不造各讓所
鍾年在未識慈顏弃背終身之憂貫
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
忌在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
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无
逮徒思昊天之報冈寄烏鳥之情竊
以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孺慕
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
寺妙選一所奉為文德聖皇后即營
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
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忉利之果副此
冈極之懷於是有司詳擇勝地遂於
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
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倣給
園窮班倕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
桂櫲樟栟櫚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堊
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
凡十餘院惣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
褥器物備皆盈滿 文武聖皇帝又
讀法師所進菩薩經美之因

所十餘陀類一千八百七十一十陀[illegible]
穪器物備皆盈滿　文武聖皇帝又
讀法師所進菩薩經美之因
勑春官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羲皇至賾精粹止於龜文軒后
通幽雅奥窮於鳥篆孝丹書而索隱
殊昧實際之源徵緑錯以研幾蓋非
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薫風于
八挻德洽生靈激波瀾於万代伏惟
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
殿凝旒而神交鷲嶺揔調御於徽號
匪文思之所窺綜波若於綸言豈繫
象之能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
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
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
入提封而作鎮足連德水迹帝里之
滄池舍衛養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
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无幽
不闡所謂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
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具相
不可思議挍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
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
文尚隱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霄晉
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同蠡酌豈
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
隩洎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
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並

后勉誠降[illegible]爰方白馬有同[illegible]豈
達四海之涯取辟管窺寧窮七曜之
隩洎乎皇霊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
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並
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眞實路龍宮梵
說之偈必萃清臺靚吼貝葉之文咸
歸冊府灑玆甘露普潤牙莖垂此惠
雲遍霑翾走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
之霊感者乎夫菩薩蔵経者大覺義
宗之要旨也佛脩此道以證无生菩
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関鍵所
資四无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
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中年申毒
歸化越熱坂而頒翔踰懸度以輸賝
文軌既同道路无擁沙門玄奘振錫
尋眞出自玉関長驅柰苑至于天竺
力士生處訪獲此経歸而奏上降
詔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
心妙法之寶奉述
天旨微表賛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
自是帝既情信日隆平章法義福田
功德无輟於口爲法師无暫相離
勅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換易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
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
線出入所從　帝庫內多有前代諸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
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

線出入所從　帝庫內多有前代諸
納咸无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爲
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乗輿四巡恒將
隨逐往十二年　駕幸洛陽宮時蘓
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
行學談內外爲朝野所稱　帝召之
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
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
來謁　龍顏故取披服　帝哂其不
工取納令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
曰福田資像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
縷織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
相氛氳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宣
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
意欲之　帝不爲各施絹五十疋即
此納也儔其巧麗絕豈常人所宜服用
唯法師盛德當之矣時并賜法師剃
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伏奉
勑賜納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荐
臻寵靈隆赫恭對惶悸如履春氷玄
奘幸遭邕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
業无紀四恩靡答謬迴天睠濫叨雲
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銛

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

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鋩

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
斷塵勞之網起餘譏於彼己懼空疎
於冒榮慚恧屏營趨承俯僂踘心跼
蹐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
謝以聞塵黷聖鑒伏深戰慄　帝少
勞兵事纂曆之後又心存兆庶及遼
東征罰櫛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
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
留心八正牆塹五乘遂將息平復問
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
寢惑非慧莫啓慧牙抽殖法為其資
弘法由人即度僧為最　帝甚歡秋
九月己卯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
四海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躬
覆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加藥
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
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
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
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
六所計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餘人
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遺隋季凋殘緇
侶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
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
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

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
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
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珎寶所及加以
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
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
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
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具
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
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
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无分別
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
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
二頌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
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
少可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
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
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
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　帝甚悅冬
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從還先是
勑所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所
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晝則帝留談說
夜乃還院翻經更譯无性菩薩所釋
攝大乘論十卷世親所釋攝大乘論
十卷緣起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
一卷　戊申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丈　通

皇太子又宣　令[illegible]

十卷經并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
一卷 戊申

皇太子又宣　令曰營慈恩寺漸向
畢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
勑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
神居降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
慈恩寺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
雲氣瓊礎銅沓金環華鋪並加殊麗
令法師移就翻譯仍綱維寺任十二
月戊辰又　勑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將九部樂万年令宋行質長安令裴
方彥各率縣內音聲及諸寺幢帳並
使豫極莊嚴己巳旦集安福門街迎
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通
衢其錦綵軒檻魚龍幢戲凡千五百
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畫
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綾
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西
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
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
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車上竪長竿
懸幡幡後即有師子神王等為前引
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京
城僧眾執持香花唄讚隨後次文武
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大常九部

樂挾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

城僧衆執持香花讚唄隨後次文武
百官各将侍衛部列陪從大常九部

樂挟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
鍾鼓訇磕繽紛眩日浮空震曜都邑
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　皇太子遣
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
千餘人充手力　勑遣御史大夫李
乹祐爲大使与武候相知撿挍
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執
香爐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觀者數億
万人經像至門
勑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
安置殿内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
於庭訖而還　壬申將欲度僧辛未
皇太子与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
寺南列羽儀而来至門下乘步入百
寮陪從礼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
造寺所爲意發言嗚噎酸感傍人侍
臣及僧无不歔泣觀蒸蒸之情亦令
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
行成宣恩宥降京城見禁囚徒然後
剃髮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昇
人下閣礼佛与妃等巡歷廊宇至法
師房製五言詩帖於户日停軒觀福
殿遊目眺皇猷法輪合日轉花蓋接
雲飛翠烟香綺閤丹霞光寶衣幡虹

即[illegible]製五言詩帖方广日停軒觀禮
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合日轉花盖接
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虹
遍合彩空外迥分暉蕭然登十地自
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
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
隆近古以来未曾有也其日
勑追法師還北闕 二十三年夏四月
駕幸翠微宮 皇太子及法師並陪
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因
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
經訓對 帝深信納數攘袂歎曰朕
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帝發
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无減平
昔至五月己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
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
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 皇太子
即 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
曰永徽万方號慟如喪考妣法師還
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无弃寸
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
必兼夜以續之過乙之後方乃停筆
攝經已復礼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
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
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

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来決疑請義

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
旦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

三藏法師傳卷七　第十三丈　通

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来决疑請義
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来諮禀復有
内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経十部夾
紵寶装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
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餘人咸請
教誡盈廊溢廡皆詶荅處分无遺漏
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无所擁
滯猶為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部
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
論劇談竟无疲怠其精敏强力過人
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来過礼懺逢
迎誘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
敬稱嘆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
賈敦頥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
杜正倫恒州刺史蕭銳因朝集在京
公事之暇相命參法師請受菩薩戒
法師即授之并為廣說菩薩行法勸
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群公歡喜辞
去參尔各捨淨財共脩書遣使參法
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
如来受純陁之供法无所求淨名遂
善德之請皆為顯至理之常恒示凡
聖之无二又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

三藏法師傳卷七　第十四丈　通

弘道為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為

善德之詞皆為顯至理之常性而
聖之旡二又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

知道為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為
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深於
名刹者我仰惟宿殖德本非於三四
五佛深達法相善識一十二部獨悟
真宗遠尋聖迹遊崛山之淨土浴恒
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叔至
丈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之前
津梁庶品不皦不昧等施一切旡先
旡後讃等識敎二空葉論三界猶瑩
然之目纏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敎
生信隨緣悟解頂礼歸依受持四句
隱身而為宴坐厭苦而求常樂而遠
滯旡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
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旡取義涉有
旡不能即八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
通達佛道辟涉海而旡津猶面牆而
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叅奉曲蒙接
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曽有法發其旡
上道心一念破於旡邊四心盡於來
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爲
足為喻始知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
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彼若便是不

行得彼菩提翻為旡得忽以小機預
聞大教頂受尋思旡量歡喜然夫檀

之際不殊生死之方流者復是不
行得彼菩提翻為无得忽以小機預

聞大教頂受尋思无量歡喜然夫檀
義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居其
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无心仰照
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聞法捐
軀非所吝及童子見佛奉土輙敢庶
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别疏所願照其
誠愍生其福田受兹微施隨意所与
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
集岳與須弥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
幸甚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
書諸无所具貫敷蹟等和南其為朝
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
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啚安置西域所
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
兼防大難浮啚量高三十丈擬顯大
國之崇基為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
附表聞奏
勑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所營
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甎造亦不願
師辛苦今已勑大内東宮掖庭等七
宮亡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
甎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
十尺倣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

有五級并相輪露槃凡高一百八十

塼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
十尺倣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

有五級并相輪露槃凡高一百八十
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
凡一万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
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
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
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玄奘
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
像教儻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
出家目覩靈相幼而慕法耳屬遺筌
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
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歷尊
師授傳聞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
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
覺執多滯二常之宗黨同嫉異致乖
一味之源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
是以面鷲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
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之
域投身入万死之地徒是聖迹之處備
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
一所悲所見於未見遇一字慶所聞
於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
遂誠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詔許
翻譯 先皇道跨金輪聲振玉鼓紹
隆象季允膺付屬又降發 神衷親

翻譯　先皇道跨金輪聲振玉鼓紹
隆家季允膺付屬又降發　神衷親
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構道復為述
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滲
汗垂七耀之文鏗鋐韻九成之奏自
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
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
所天惟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
天文竊寡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
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巍峩
永劫願千佛同觀氛氳聖迹與二儀
齊固時三藏親負簣畚擔運塼石首
尾二周功業斯畢夏五月乙丣中印
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惠天等
致書於法師智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
四韋陁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
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共
宗焉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談綜明練
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日
常共切蹉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
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詆訶
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
伏自別之後欽佇弗忘乃使同寺沙
門法長將書并賫讚頌及氎兩端揄

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

伏自別之後
門法長將書并齎讚頌及氎兩端揄
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
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
於无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
耶敬問无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
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
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无量多
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
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
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
願領彼須經論録名附來當為抄送
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其為遠賢所慕
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
書法師荅并信物其書同文録奏然
後將付使人其詞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修書中印度摩
揭陁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自一辭
違儀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聞思
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
問并承起居康勝豁然目朗若覩尊
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候漸暖
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
藏大法師无常奉聞摧割不能已已
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奪
之痛何期速歟

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
藏大法師无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
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奪
之痛何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
樹功長劫故得挺冲和之茂質標懿
傑之宏才嗣德聖天継輝龍猛重然
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
流於倒海策疲徒於實所示迷衆於
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
也又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
莫不韞綜胷懷貫練心府文滕節而
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内外歸依
爲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夜
不疲斸鐏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
問道得預參承并荷指誨雖日庸愚
頗亦蒙遂依麻直及辭還本邑囑累尤
深慇懃之言今猶在耳方冀保安眉
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歸万古追
惟永往彌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雅
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
何奈何有爲法亦當可奈何願自裁
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宣洪業商那
遷化毱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
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
而恒流福智莊嚴与五山而永久玄

三藏法師傳卷七　第二十張　道

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

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誨妙轄共四法
而恒流福智莊嚴為五山而永久玄

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
小三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
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万
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
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
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隣邦亦俱遵習
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邕邕穆
穆亦不異室羅筏誓多林之化也伏願
照知又前渡信渡河失經一駄今錄
名如後有信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
養唯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
玄奘和南又荅慧天法師書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
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
仰唯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
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
領白氎兩端讚頌一夾來意既厚慚
德愧以元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
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
栖慮九部之經建正法幢引歸宗之
客擊克勝鼓挫鍱腹之賓頡頏王侯
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
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

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

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歎適也玄
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雅

豈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
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
徒衆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竪
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无高下
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遂生淩觸
罷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
師寄申謝悔何懐固之甚也法師學
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无以比
其波瀾淨末尼珠不足方其皦潔後
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勖良規闡揚正
法至如理周言極无越大乘意恨法
師未爲深信所謂躭翫羊鹿弃彼白
牛賞愛水精捨頗胝寶明明大德何
此惑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促難守
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
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
物蓋欲示酬未意未是盡其深心也
願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䭾今
録名如前請爲附來餘不能委述玆
芻玄奘謹呈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